

月桂井

■ 龚万莹

是脱臼。她从井里上望,想,死人在深深的地里也如此向上张望吗?她在这,离阿母更近了,她开始依恋这井,像一个稳妥的怀抱。她熬着,一天里变换的是烈日的光,夕阳黄光,月光与星光。她手脚冰凉,额头却发烫。她死拽绳索,等主人确认她的消失。但她也懂,自己是憨憨凶,这岛这么小,又能去哪?怕连船都没摸到,就被抓回去了。她感觉身下有暖流,血液上浮,像一颗颗虎莓缠绕她的腰。哦,这就是经血。她身躯一阵阵地寒。

月桂有些困意,微阖眼。半梦半醒间见一长发妇人,背对她,细声唱歌:“五月杨梅红贡贡,六月莲藕……”她不惊慌,反觉这声线熟悉,带暖意。睁眼,她头顶竟有位面如土色的老妇向她扑来。她连喊叫都无力,像只青萝卜被连根拔起。

出井,月桂仰躺在荒园草地,耳际是嘈杂人声。过了许久,她才辨认出完整的句子:“孩子免惊,从此你不是婢女,而是院生。”她定了神,才发现救她起来的不是老妇,明明是眼眸中含清光的青年。他把外套披在她的湿衣上,然后见众人拥着她,就退到一边,安静站着。她被抬走时,再回头,看树下的他。树枝在他脑后散开,像干瘪的光环。

阿姐跟月桂说,岛上成立了婢女救援团,一切婢女只要投靠就得自由,过往主人不得讨要。月桂出逃后,她的阿姐们投了救援团,让人来找她。众人寻索一阵,才想起荒园古井。当晚主人前来讨月桂,可三百名志工持棍棒在救助所门口相迎,硬是不让别人带走她。月桂偷望,见早时的青年也在队列中。

月桂学东西快。大多院生都学纺织,唯独她一心要当助产护士。学成入院时,已与青年相熟。一日台风天,月桂听满屋是风的声音,数十扇木门被冲开又关上,沸水般躁动。她向窗外望,那青年冒着大风在木瓜树下等她,全身的布料都鼓胀飞舞。她笑,让他进到屋内避雨。他却红了脸,说要出去走走,在岛屿间做生意。月桂不放心,这样土直的人,会做什么生意哦。青年却轻拉月桂的手说,我会好好赚钱,到时买个新房跟你结婚。说是如此,青年却失去音讯,五年来死生不明。随后传来消息,他在对岸中枪,死在外地。月桂有些悔,码头上只说再会,没说几句心内话。她早该跟他说,心爱的,紧返来与我作伴。

那时岛上起战火,月桂全心投入在医院。她常在孕妇产难之时迅疾出手,或是调整胎位,或是辅助使力,转危为安。待产孕妇的身体,是逐渐展开的肥厚木棉。掏出来婴儿的皱脸,紧闭的花苞。开嗓啼哭,春天抽芽。一次在炮火里,孕妇本就身有伤,丈夫已死,妇人产后气绝凋亡。月桂于是收养亲自接生的女孩,起名阿香。她说,我决定爱你了,此后永把你放入我的心肝底。多年后,荒园改建成医院宿舍,月桂带阿香入住。月桂发现井水渐枯,那时她已中年。一个有星无月的暗暝,月桂已绝经数月。半夜燥热,她到井

边,想起少女时躲藏的经历,临时起意,竟徒手爬入半枯的井中。内里沁凉,月桂顿觉舒适,有种回复年少的感觉。她长发披散,轻哼起孩子在学堂新学的歌:“五月杨梅红贡贡,六月莲藕水中央”,这是她第一次唱,却有种熟悉感,这首新歌在往日似曾听过。她感觉背后有人,回头,无所得。出井,月桂下体酸涩,像是一个小人儿以尖利的手脚爬出她身体的管道。低头下望,发现月复复临。一天天过,一年年老。大半座岛的孩子,都是月桂接生的。

女儿阿香结婚搬走,月桂还住在老厝,井已废。她想起彼时对上老妇面庞的恐惧。想如今,她也如此了。镜中脸与那老妇如此相像,或许老人都长着同一张脸。她偶尔想起爱过的那位不老的青年。他饱满的迅疾的死。她松软的漫长的死。不应有恨。他离过去更近,自己离过去更远。

一个周日,阿嬷月桂做完礼拜回家,看见众人围着废井,说有人跌死在井中,却没人敢下去。警察来了,可惜井口细小,不下去。阿嬷月桂二话不说,腰际绑绳,入井捞尸。刚入井中,她看见的是位瑟缩少女。她伸手抱住女孩,拖出井。到了井外,她抱的倒是具成年尸体。她记得,在井中捞起的,分明是年少的自己。回忆、时间,许是暗中偷做了手脚,但都不计较了。月桂的年纪,让她不至于狂傲地认为是自己救了自己。她心想,井是一段细窄道路,以奇迹的交汇来引领她的生命。

不久后,那井被炮仗花的藤蔓灌满,崩裂。女儿阿香再回家时,觉得奇怪,炮仗花倒真把井给炸了。月桂却说,日头之下无新事。

三日后,月桂突发脑溢血。暮色四合,黑暗给世界安上了盖子。昏迷中,女儿阿香哭着叫她再坚持,再多几天,就会见到她未来的孙。月桂睁眼,细声说,免忧心,我见过。阿嬷月桂最终在春天离世。井虽毁,岛上人仍把旧日唤作月桂井,以纪念她。

月桂选海葬。安排妥当,已是另一春天。阿香一边抛掷骨灰和鲜花,一边高喊:“阿母啊!”阿香的女儿,伸出稚嫩小手,学她的样子,也抓花朵抛掷入海。阿香转身抹泪,回头却见女儿痴望水中,露出笑容。阿香也朝水中看。一无所获,唯有繁花。



亲听到。这不是母亲第一次听到,我结婚八年,前几年还没什么,30岁以后这句话就像密集的雨点一样频繁出现,明里暗里,正面侧面,把生活浇得湿透。尽管我不觉得自己的日子没滋味,丈夫说他也不觉得。但不知为何,总觉得有事压在心头,压得人睡不好觉。我们没有把要孩子的话放在桌面上,却都不动声色地默认了这个决定。

母亲催我赶紧下拜,我把白花攥在手心,腰间有如长满荆棘,弯不下去。我问母亲说,其实你都好希望我系个男仔,系咪?

母亲一怔,盯着我看了半天,仿佛被鱼骨卡住,说不出一句话。香坛里的香燃到一半,此时轰然倒下。我自顾自往前走,汪了一脸的泪。返程的车颠簸地开起来,我没见到先前那家人,只有饭粒还在凳子脚下,灰蒙蒙的,不知被多少人踩过。

母亲坐在我旁边,一路无语。此前大大小小的寺庙道观也去过,无非都是这一套,拜来拜去也没什么结果,我早已不抱希望。是母亲听人说这里是龙母的祖庙,神灵异常,50岁的女人回去也能生出孩子,一定要拉我再来,据说连拜三年,心愿必成。母亲大概早就做好了连年上供的准备。

我送母亲到她的房子,一室一厅,住着母亲一个人。我去洗了把脸,转身要回自己家去,母亲忽然把我叫住。

“我从来都有后悔生你个女,从来都有谗过一定要生仔。”她翻出来一个盒子递给我,也红了眼眶,“我自己已在屋企果阵同龙母讲,我觉得生个女好贴心,样样都掂过男仔。”

“不过今日我睇到前面嗰个女仔好辛苦,咁大个肚,都有人照顾。我担心你如果生咗个女,又要畀催住再生一胎,受咗多罪。生个女,等佢有细佬,都唔开心。”她眼泪滴下来,自己抬手抹了一把,“阿妈想见你轻轻松松,都唔使一直同人比较,唔好一直背负住压力。唔想你好似阿妈一样,畀人唱衰,过得咁辛苦。”

满满一盒的白花,是母亲自己折的,怕是没有经过龙母的允许。

我同母亲一起吃了饭,又帮她打扫了卫生。房间狭小且干净,其实并没有什么打扫的必要。我从厨房扫起,母亲从卧室扫起,扫到客厅就汇合,聚拢起一小撮微茫的尘土。

回家路上,我把垃圾丢进路旁的垃圾站,连带着那朵白花。月光澄澄,脚下的路明亮如雪,我衷心地盼望那女人能生一个男孩。

红白

■ 程惠子



害怕赶不上车,我把闹钟定在6点半,醒来的时候却还不到6点。揉掉眼角的眵目糊,黑暗中听见母亲踩着拖鞋在厨房走来走去。再听,有水滚开了,母亲拿筷子噼里啪啦地打鸡蛋。她要冲一碗红糖鸡蛋水,我起来之后,会盯着我喝完。

大巴车上什么人都有,有个男人把口罩拉到下巴上,一口一口往嘴里送油条。旁边坐着一个更老的男人,大概是他父亲,帽子上下的头发都白了,抿着嘴吃糯米鸡。蒸熟的荷叶皮上挂着稀落的米饭,被他一粒粒舔干净。司机在路口一个急刹车,糯米鸡忽然掉落,又被大腿接住,粘得满腿都是。紧接着一阵呜呜赖赖的咳嗽,儿子闻声把豆浆灌进他嘴里。后座的女人抱着孩子,粉色的口罩从小孩脸上滑下,女人赶紧给她戴好。

车把高楼大厦都甩在后面,上高速又下高速,越开越荒凉。还没到站,就看见远处飘着一片青烟,仿佛失了火的田野。走近了才看清楚,是香火旺盛通天。

隔着窗户望去,牌坊三间四柱五楼,中间一个大广场,背靠壮阔的正殿。广场上摆着几如水缸般粗壮的香炉,里面栽满高低不一的香。正殿门前人头攒动,人人手持香烛,或跪或拜。司机在前面喊,龙母祖庙到喇,个个收好嘢,快响落车。母亲催我下车,我一回头,看见车座上撒着零落的饭粒。

拜龙母,要先在庙前龙头处洗手洗脸,还要摸龙头三遍。龙头流出不大不小一股水,母亲认真掏起一捧,把脸埋了进去,额角的头发都被打湿。母亲还要求我洗,我懒得去。母亲有些不悦,又怕我闹起情绪,便劝说着,说我哋早起嚟,去洗咯,唔洗唔神心。最后还是拗不过她,用蘸水的毛巾擦了一把。

洗完了脸,才能进正殿拜龙母。先前那一家人排在我前面,父亲和儿子先跪下,冲龙母磕三个头,我们扶着父亲哆嗦着站起来,又哆嗦着走到案几前。案上摆两只长盒子,里面盛了两盒折好的纸花,一盒红花,一盒白花,白花求子,红花求女,装白花的盒子已经见底。他们选了一枚白花递给抱着孩子的女人,又把孩子从她怀里接过来。女人从包里拿出贡品,对着龙母磕三个头,开始默念她的家庭住址,并说希望这回肚子争点气。小孩在父亲手里很不安生,直嚷着要妈妈,女人一起身就把她抱了过来,孩子立时安静了。

轮到母亲了。母亲从包里掏出六个苹果和一串葡萄,又从口袋里抓了一把“早生贵子”放上去,手心向上,虔诚地磕头。我跪在旁边,比母亲慢一拍,看母亲后脑勺上暴露出大面积的头皮,几根灰白的头发扎在那里,明目张胆地刺眼。母亲先是给功德箱里塞进一百块钱,随后开始闭着眼睛念叨,保佑我个女早生贵子,顺顺利利,十全十美,我保证年年都嚟添香火嘍。

等到选花的环节,母亲说要两个,人家说一次只能选一个。母亲让我来选,说我不选。母亲在案前站了一会儿,最后选了一朵白花给我,让我贴身装